

及时应令

山楂

杨献平

红艳艳的果子，藏在稠密的叶子里。我竟然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在院子的左边栽种了一棵山楂树。因为那房子是父母分给我的，我又不常在家，院子里荒草较多，还有梧桐树、梨子树、酸枣树、苹果树，等等，若不仔细看，极难发现那一棵孤零零的山楂树。

我伸手摘了一颗山楂，擦了擦，放进嘴里，簌簌而开的山楂，起初是柔绵的，舌头一接触到果肉，就是一股凌厉的酸。

地上也掉了许多，我捡起来，叫弟弟的几个孩子，他们却都不吃。我说，这是很好的东西，中药。他们笑着摇头。

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别说如此之多的山楂，就连酸枣、野葡萄和英莲，看到都会席卷一空，即使吃不完，也要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想吃了再吃。而现在的孩子们，却对野果没有任何兴趣，即便落在地上烂掉，也不会自己摘着吃。这或许是时代的另一种表现，当人们口腹满足之后，散落在山间野地里的果实，就真正地归属于鸟雀走兽和自身的凋零命运了。

前些年，秋天回老家，也总是会去对面的南山。最悲伤的一年，是父亲去世后。我和弟弟一直想给他找一个更好的安居之所，便开着车子，到山里四处转悠。从前总是光秃秃的山，如今到处都是深密的蒿草和荆棘，树木盘根错节，密不透风。弟弟说，以前的人还烧柴，现在都在烧煤气了，没人打柴，也没了牛羊，山上的草疯了一样，长得遮天蔽日的。

遇见一个地方，背靠山脉，地面平坦，前面还有一道起伏的山岭，之间是一条小河。弟弟说，这地方以前有人住家。果不其然，拨开冲天的蒿草，真的看到了老房子的遗址。再一边，居然长着一棵巨大的山楂树，上面的山楂异常稠密，压弯了树枝。我不由得惊叫一声：“山楂！”弟弟说：“这里多得很！”

还真的是，我低头钻出树荫，四处张望，只见一片山楂树，每一棵上面，都是已经红了的山楂，远看，就像是硕大的红花，围着绿叶，向着日光，炫耀自己丰盛的紫红。我摘了几颗来吃，还是很酸，但味道纯正。我以为这山楂是别人家专门栽种的，弟弟说：“先前倒是有人管，现在没人收，都掉在地上烂掉了！”我连说可惜。弟弟说：“要是咱小时候，别说这么红的山楂了，恐怕早在青的时候，就被‘洗’光了。”他说的“洗”字，是我们南太行当地的方言，意思是“摘”，等同于“洗劫”，多用来形容好玩的事儿。

回到家，母亲听说后，便拿了口袋，说：“要去摘回来。烂在那里，可惜了！”我说：“摘回来做啥？”母亲回称：“卖个钱呗！”我和弟弟笑着说：“不用，我俩给你钱！”母亲说：“你们给的是你们的，那山楂烂了可惜，卖个钱，也减轻了你们的负担！”

我和弟弟笑笑，帮着母亲拿了口袋，把她扶上车，到山里捡山楂去。

风物写意

春欲放  
买得一枝

路来森

挑春卖花，是一件风雅的事情。可惜，如今难以再现。现今之卖花者，多于花店之中；偶尔，街头卖花，亦是恰逢节日，应时，应景而已。提篮、挑担，穿街走巷，风情摇摇的卖花风景，也只能在历史的回望中，遥瞻了。

有宋一代，文风大盛，整个宋代，一派儒雅。其流风余韵，波及民间，故而，寻常之事，亦多存留一份骚人风致。

卖花雅事，宋人诗文中，多有记载。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里说，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甚生，最一时之佳况。马头竹篮，是盛装鲜花的工具。卖花人，将时令鲜花摆放在马头提篮中，然后，沿街叫卖。最有意思的是其叫卖声清奇可听，有音乐之美，而不仅是简单的吆喝。由此可见，彼时卖花，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于某种程度而言，已然具有某种艺术韵味了。

词人蒋捷，有词《昭君怨·卖花人》，专写卖花人情状。词曰：

担子挑春虽小，白白红红都好，卖过巷东家，巷西家。帘外一声声叫，帘里鸦鬟入报。问道买梅花？买桃花？

这首词，虽简单易懂，却情景毕现，极具画面感。卖花人，用担子挑着花，花色有红有白，品种繁多；挑担悠悠，穿街过巷，走了东巷走西巷；一边行走，一边还大声地吆喝着：“卖花了，卖花了……”竹帘内的丫鬟听到了，赶紧告知她的主人，并且询问道：“是买梅花，还是买桃花？”想那宋人，真真是风雅，卖花人一路走来，一路花开，一路花香。仿佛整个宋朝，都花香弥漫，氤氲不散。而“挑春”二字，最是耐人寻味：担子上，挑着的是花，更是整个春天。春天，就在卖花人的花担上，绽放了。

此情此景，连那新婚不久的李清照，竟也情不自禁来了一首：“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减字木兰花》）

然而，有宋一代，最是妇孺皆知的卖花记忆，还是陆游的那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何其幽微，而又何其清新！一夜春雨，第二天的早晨，花香一脉，便在小巷里流淌开来。

瓯，小盆也。这是《说文解字》里的解释。多年前，对“瓯越”的“瓯”就颇有兴趣。一时不太理解，为什么温州这个地方，简称是“瓯”。瓯，原来指土窑烧造成一种泥陶凹状容器。五千年前的温州市出产“瓯”，大家呼名其地，称这儿的住户为“瓯人”。后来看温州的地理环境，有一种偏安一隅的安稳，山海环绕，可不是一个小盆状的放大？顿觉“瓯”颇为传神。

瓯是泥陶的，金瓯则隐喻疆土之完固。中国第一首法定国歌是《巩金瓯》。金瓯出自《南史·朱异传》：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从金瓯，到“瓯”，温州，也可谓是犹若金瓯，无一伤缺。

此行自南海而北上瓯海。瓯海，是温州四大主城区之一，温州古称瓯，瓯江口习称瓯海，《山海经·海内南经》有记载：“瓯居海中”。瓯海之名由此而来。

瓯海之行，以瓯柑见物产之丰饶。瓯柑，也是这次出行的由头和主题。乘坐农家简易的水泥船，行走于温瑞塘河曲折折的航道里，最后踏入一眼不见尽头的果林，苍绿的枝头挂着金黄的瓯柑，在地头的仓库里则堆得满坑满谷，丰饶得令人心生欢喜。此时正值小雪节气，同行的本地朋友介绍，瓯柑刚采摘时，并不是最甘甜的时节，可以一直存放到春节甚至端午而并不腐坏。放得越久则越甘甜，而且还有药用，“端午瓯柑似羚羊”。怪不得南宋张世南在《游宦纪闻》中感叹“永嘉之柑为天下冠”。而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长子、永嘉太守韩彦直编著的《橘录》，对温州柑橘品质之优赞誉备至。

瓯柑历久弥新的甘甜，令我想起海南的一种水果——绿橙。瓯柑的味道里承载着时间的重量，而绿橙则传递一个朴素的道理——“果”不可貌相。绿橙哪怕已经成熟，外皮依然“只此青绿”，你无法从外观上予以分辨。但剥开外皮，内瓤则是细腻红润多汁的肉质，一样的甘甜。柑橘并非只有金黄色的才是成熟，柑橘也可以存放上数月而依然甘甜。

瓯柑历久弥新，塘河源远流长。直到

岁月山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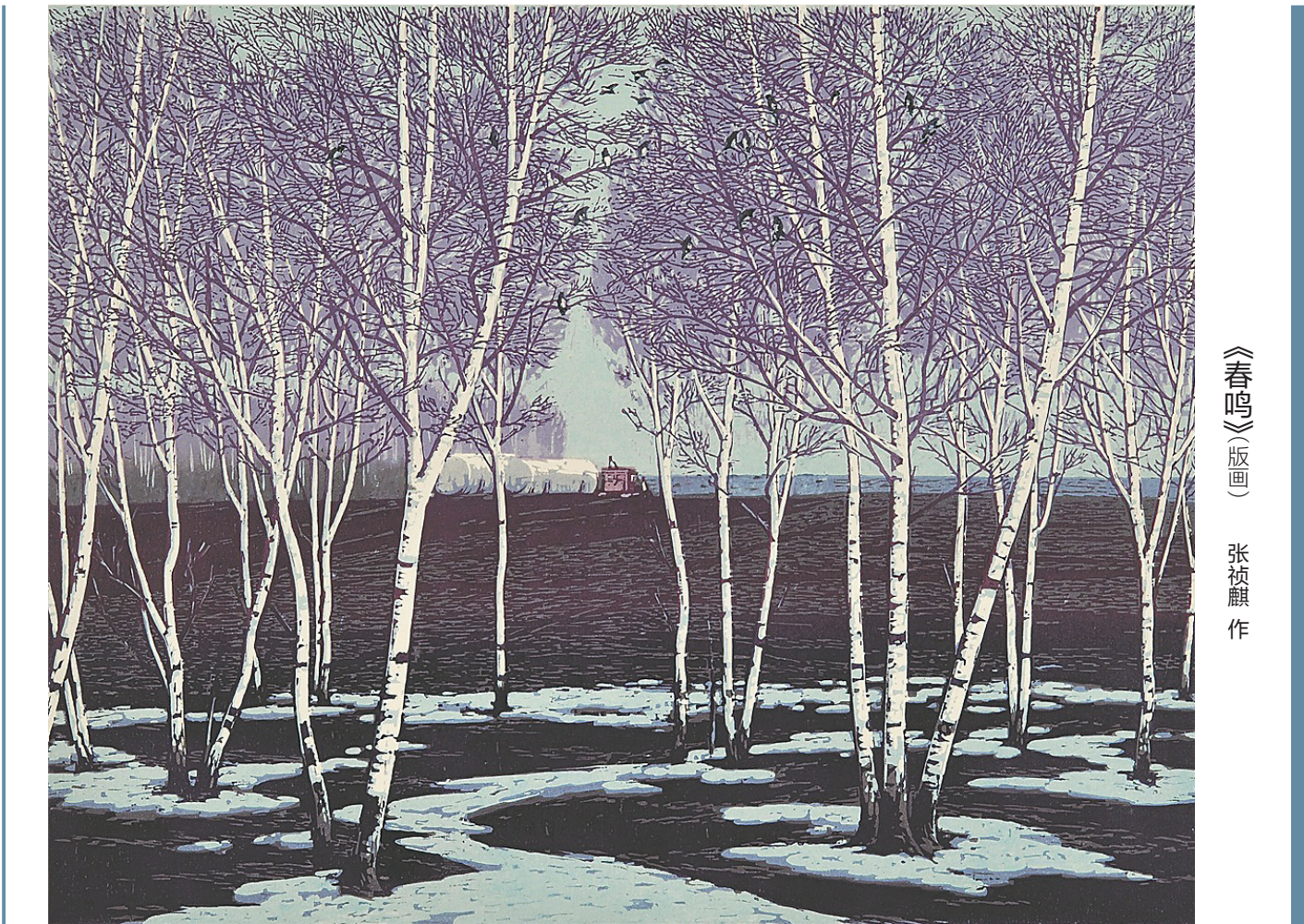
瓯海之名

李宁

来温州，来瓯海，才有了一个“塘河”的概念。塘河，指人工河，堤岸垒成的河流，后泛指人类修筑的河流。不同于运河通航、灌溉、供水、导流功能，塘河主要为抵御洪涝灾害及潮汐。塘河的称呼多出现在东部沿海。温瑞塘河位于瓯江以南、飞云江以北的温瑞平原，是温州市境内十分重要的河道水系，分属于鹿城、瓯海、龙湾、瑞安等“三区一市”管辖。温州是山水之城。水有大小。大是东海和瓯江，小是塘河。温瑞塘河纵横交错，勾连四方。她运载、哺育、保护着温州，她是温州的“母亲河”，也是“东方威尼斯”这个称谓的来源。现代化的车轮滚滚，很多实用性的功能被更多的方式替代了，但温瑞塘河作为景观的本身，作为文化和生态功能的重要载体，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温瑞塘河水道里飞驰的时候，两旁的景色变幻，恍惚间回到千百年前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早春塘河》诗曰：“芳郊惊蛰后，洞壤蛰能掀。绿水平春岸，红葩发晓园。鱼游鳞暖耀，鸟翥翮晴翻。淑径行人静，偏怜过楫喧。”（《载敬堂集·江南靖士诗稿》）那是何等美景。

物是人非。那些塘河上曾经丰富多样的桥，大多也在历史中湮灭了，只留下断壁残垣，留下的历史，也被时代所重新塑造。将军桥，即是如此。将军桥位于瓯



《春鸣》  
（版画）  
张祯 创作

搬家第二天，上班时路遇好友小莉，见我灰头土脸睡眠惺忪状，问：怎么这造型了？我说搬家了。小莉尖叫，不是前些日子刚搬完家吗？这又往哪儿折腾呀？我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迅速回应：本人虽然搬家多次，但与有些人每年17%的搬家纪录相比，搬家的次数还不算多！

搬家次数多了，便慢慢悟出了搬家的门道，为此我把搬家概括为传统搬家和现代搬家两种。其实，属于什么类型的搬家，只要看看搬家者的东西，便猜个八九不离十。车上基本没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破东烂西，零零碎碎，有点惨不忍睹，那肯定是传统搬家了。

我第一次搬家，正赶上那个特殊年月刚结束，物资匮乏，搬家时甚至连压酸菜缸的石头也舍不得扔掉。所以说，传统搬家每次累得像扒层皮，至少掉好几斤肉。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住房条件普遍得到了改善，搬家次数也随之增加。就拿我来说，仅去年一年就搬了两次家。搬家次数多，自由的心灵仿佛得到了释放，个中的体会妙不可言。记得这次搬家，女儿惊慌失措，问我怎么办？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两个字，一是兜（将各类物品用床单、窗帘之类的东西兜一起）；二是扔（没有用的东西坚决舍弃）。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两点，尤其后一点并不太容易。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股怀旧情愫在我心中暗暗滋生。我最缅怀的是一只旧樟木箱子，搬家时，一激动便把它送给了农村的一位大婶。后来，在一次出差时，我意外发

人生况味

悠闲搬家

英群

现，南方的一些店铺，专门从事旧家具生意，他们把从民间收集来的脏兮兮的几乎分不清颜色的樟木箱子重新“装修”，在上面涂上一层油漆，在箱子四周再安上铁夹子，装扮得古香古色的，往屋里一放，瞬间蓬荪生辉。回来后我立即给那位大婶打电话，送出的东西羞于改变主意，说话不免语无伦次的，搞得对方误以为我精神是否出了毛病。

实际上，搬家的过程，也是人生不断摆脱牵累、完善自我的过程。搬家难免身体疲惫，看见身边一堆没有收拾的东西，我仍然不慌不忙，依旧吟咏，怡然自乐。说来有趣，原房主留下一张破旧的床，我懒得动弹，晚上便下榻在那张床上。瞥一眼床的四周垒起的包裹，小山一般，那感觉就像睡在废墟中间似的。那一天，我眼望天棚，正为如何安置这些乱七八糟的小物件而犯愁时，突然听见床底“啪”的一声，低头一看，只见床箱一侧的小门自动开启。我高兴地跳了起来，

海景山街道和鹿城区城郊乡交界处，跨勤畚河。将军是唐代温州的守将龚炳，又称龚欧涛。自三代起，为政者能造福一方的重要体现就是能够治水。从大禹治水，到李冰父子的都江堰，再到苏堤、白堤，那些为百姓带来实在好处的功绩，也成了流芳百世的好名声。龚欧涛将军也是如此，他到温州任职的时候，温州城西南没有什么像样的水利，百姓饱受旱涝之苦，龚将军心系百姓，疏浚河道，变水患为水利，解百姓之苦。龚将军后遭叛军杀害，百姓建庙以祭祀，建庙之始就称“将军庙”。而将军桥起初并不叫将军桥，原本叫行春桥，后变成介福桥，由于桥建在将军庙前，人们习惯都称为将军桥。久而久之，人们心目中就失其本名而只知其为将军桥了。将军桥当初如同大多数塘河上的桥一样是石板桥，1971年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管朝海兄开车载我们从此桥上过，今日看来，已经是很普通的一座桥，然而想起这背后的故事，仍有一种历史烟云的沧桑弥漫心头。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将军庙已是往事，龚欧涛将军纪念馆却已重修。我们来到瓯海的任桥村，在龚将军后人的带领和讲解下，了解龚欧涛将军的事迹。我过去对温州有一种刻板印象，精明、能吃苦、善于谋利，几乎都跟经济相关。此番到达瓯海，才感受到此前并不知晓的温州人的品格。在龚欧涛将军纪念馆，我们看到的是温州慎终追远的美德；而在燎原社史陈列馆，我们看到了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品格。

还必须要提及的是，塘河文化发展促进会的存在。在其他地方也见过不少类似机构，大多数印象平平，没有特别突出的事迹。但塘河文化发展促进会的诸位朋友，他们爱护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水土，爱护这片水土本身和生长的文化。通过这样一个机构，这样的一个民间协会，实实在在承担了很多工作，以水滴石穿之韧劲，建构瓯海之文化与精神。这样一种不计付出的努力，也是瓯海人的醇厚品格。

诗路花语

寻白沙陨石坑（外一首）

周济夫

见说来天外，为年百万经。  
焚除存吻迹，灭处失遗形。  
峰壑萦怀热，胶茶鬓眼青。  
当时惊一瞬，隐隐有雷声。

◎车过鹦哥岭主峰  
神鸮扬巨喙，振翮若鲲鹏。  
炯炯观云变，轩轩持力充。  
烟烟珍翡翠，呼吸接霓虹。  
华毂追风处，千山青绿拥。

春天的契约

黄辛力

那一缕春风  
熨平了你的衣角  
不论白天还是黑夜  
你都可以精神抖擞地抬头  
脚步轻轻地前行

那一阵春雨  
淋湿了你的头颅  
你的绒毛长成了  
齐刷刷的美鬃  
如同那些花花草草一样  
从此飞翔有了  
坚定的指向  
向上的伸展或突破的可能

那一声春雷  
震醒了你的灵魂  
你与万物一样  
不需粉饰  
同样能赶赴一场  
美丽的盛宴  
徜徉在万紫千红的世界里

春分悄悄地拿出了  
千年万年的契约  
久远而从来不变约定  
分担与共享  
永远是一样的比重  
春天，并未薄待任何人

通什镇（外一首）

唐鸿南（黎族）

这里的群山  
告诉我  
那些满山生长的  
野芭蕉的叶子  
只要伸出手来  
一路向过往的人们  
表达情意的时候  
通什的流云  
骤然，会变得更低  
但我已在不知不觉中  
躺进了绿色的心脏  
和海岛的中心  
黎话早就说过  
这里本是高山流水的地方  
因此，通什这个黎族土话  
离太阳，就更近了  
近如五指山的峰值  
晒着阳光浪漫  
那么耀眼  
而又那么亲近  
每次走进它  
都被黎歌的性情  
扛着出来  
久久酣醉

◎水满茶

水满大叶茶  
其实不大  
但它从黎话中长出  
就已经足够大  
小小的叶芽  
可以种下整个水满的村寨  
茶的心态是绿色的  
可以覆盖雨林的密度  
背靠着五指山的润泽  
水满的茶  
是快乐的海拔  
颜色在茶水里游说  
不停地晃动着  
谈论不完的民间故事  
水满茶啊  
总在水满心中  
越长越大

椰风

投稿邮箱  
hnrzbzp@163.com